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附編

碧溪詩話序

作詩固難。評詩亦未易。酸鹹殊嗜。涇渭異流。浮淺者喜夸毗。豪邁者喜
適警。閒靜之人尙幽眇。以至嫣然華媚。無復體骨者。時有取焉。而非君
子之正論也。夫詩之作。豈徒以青白相嬾。駢儷相靡而已哉。要中存風
雅。外嚴律度。有補於時。有輔於名教。然後爲得。杜子美詩人冠冕。後世
莫及。以其句法森嚴。而流落困躋之中。未嘗一日忘朝廷也。孔子曰。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聖人之言。觀後人之詩。則醇醜不較而
明矣。頃予暇日。樞衣於鄉先生黃公之門。公出所爲詩話十卷。謂予曰。
吾生平嗜詩。頗有佳句。傳在人口。今老矣。不復自作。時取古人詩卷。聊
以自娛。因筆論其當否。且疏用事之隱晦者。以備遺忘。日往月來。不覺
成編。君其與我評焉。予退伏而讀之。皆前輩論議所未到。若嘲烟雲媚
草木等語。率略而不取。惟是含風雅而中律度。有補於時。有輔於名教
者。如璆琳琅玕。森然在目。得詩人之關鍵。窺作者之闡奧。詳而正。諷而
不刻。使人心開目明。玩味不能去手。斯可謂難得也已。公少負才。取名

第宰劇邑。藉甚有能聲。一旦與當路軒輦不得。棄官而歸。優遊里閭。其中浩然。未嘗戚戚於外物。而其用志不衰如此。嗚呼。觀其取與。可以知其能詩。觀其議論。可以知其爲人。降歎之餘。未及請益。而予赴館職。後數載。公亦云亡。因循十年。未暇追述。今閱舊集。不勝挂劍之情。因以鄙詞題其首。公諱徹。字常明。乾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陳俊卿序。

碧溪詩話自序

予遊宦湖外十餘年。竟以拙直忤權勢。投印南歸。自寓興化之碧溪。閉門却掃。無復功名意。不與衣冠交往者五年矣。平居無事。得以文章爲娛。時閱古今詩集。以自遣適。故凡心聲所底。有誠於君親。厚於兄弟朋友。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與予平日舊遊所經歷者。輒妄意鋪鑿。疏之窗壁間。未幾。鈔錄成帙。而以碧溪詩話名之。至於嘲風雪。弄草木。而無與於比興者。皆略之。嗚呼。士之有志於爲善。而數奇不偶。終不能略展素蘊者。其胸中憤怨不平之氣。無所舒吐。未嘗不形於篇詠。見於著述者也。此說難孤憤離騷。國語所由作也。予賦性介潔。嫉惡如讐。不忍浮沈上下。甘老林泉。實其本心。何所怨哉。故詩話之集。皆因前人之語。而折衷之。不敢私自有作焉。

碧溪詩話自序

碧溪詩話卷第一

莆田黃 徹常明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帝有天下已十三年。當思耆艾賢德。與共維持。獨崑意猛士何哉。豈馬上三尺。嫚罵餘態。未易遽革耶。治道終以霸雜。蓋有由然。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年下詔曰。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同安輯之。竊謂播告之詞。乃秉筆代言。非若耳熱之歌。乃中心所欲也。

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譏其知已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或謂五弦之薰風解慍。阜財已有陳善責難意。愚謂不然。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盜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爲陳善閉邪。但恐後世導諛側媚。說持兩可者。皆

得以冒敢諫之名矣。

諸史列傳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千變萬狀。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諡皆密布其中。而寓諸褒貶。此史家祖也。觀少陵詩疑隱寓此旨。若云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將北征。臣甫憤所切。甫也東西南北人。有客有客字子美。蓋自見其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頭拾遺徒步歸。備員竊補袞。凡才汚省郎。補官遷陟歷歷可考。至叙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結也實國榦。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也。

老杜送嚴武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寄裴道州蘇侍御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此公素所蓄積而未及施設者。故樂以告人耳。夫全軀碌碌之人。果何能爲。汲長孺曰。天子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縱愛身。奈辱朝廷何。任遐曰。褚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遐能制之。觀此以驗二詩。信而有證矣。自比稷契。豈爲過哉。岑侍御行軍詩云。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范文正云。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眞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劍閣云吾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與太白槌碎黃鶴樓剗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槌碎剗却之語但覺一味麤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爲上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希退之贈崔補闕云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皆謬承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語遂使阿諛奸佞用以藉口以是知凡造意立言不可不預爲天下後世慮石筍行云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小臣非小官也凡事君不以道雖官尊位崇不害爲小臣耳下云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

危受厚恩。此非官小者所當也。但乍讀者。則小臣之語。似不指公卿耳。末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豈非欲取渾敦窮奇。投諸四裔。使天下如一。同心戴舜者歟。

李義山任洪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却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雖爲樂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表。尤有餘味。英俊屈沈。強顏低意。趨跼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麤知直已。不甘心於病畦下舐。不能賞此語之工也。

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云。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其意在明分守。警貪饕。屏斥玩物。嚴道義之大節。豈直專爲詩哉。就中和平之語。尤可人意。世有豪橫凶人。強委饋於善士。而不能驟絕之。其心媿恥。雖欲和平。不可得也。

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送李校書云。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又戲友二詩。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筆森嚴。未易及也。

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綿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
沈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慎勿吞青海
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
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恩加
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爲念
孟子以善言陳戰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
昌黎贈張道士云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
韋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貿榮寵誓將救
元元聖俞贈師魯云臣豈爲身謀而邀陛下睞皆急於得君非爲利
祿計也

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此與無逸旅獒孟子格君心之非汲長孺諫
上多欲魏鄭公十漸陸宣公之奉天詔書無二道也明朝有封事數
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所
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也。

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只任字卽人不到處。自衆人必曰歎曰媿。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者也。繼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大知並觀。傲睨天地。汪汪萬頃。奚足云哉。

溫公治第洛中。闢園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再拜以獻之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言其得人心也。又云。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瘂。疑未盡命名之意。

臨川送望之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使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其詩纔二十字耳。敦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爲。

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雖云稱賀收復。抑又蘊深意。元首無爲。乃分位固然。其所以遽離廟社。遠播蒙塵者。諂諛之臣。實爲禍階耳。噫。諛言諂詐。日陳乎前。黃屋雖欲不勞。不可得也。

溫公題趙舍人菴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次間語。亦在於進直諒之益。而退便辟之損也。

碧溪詩話卷第一

碧溪詩話卷第二

莆田黃 徹常明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老杜贈韋左丞有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至爲殘杯冷炙之語及姜少府爲清觴異味卽云新歡便飽姜侯德王倚爲沽酒割鮮卽云古人情義晚誰似豈附炎老饕如是哉蓋託文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慮故有徧性合幽棲直恥事干謁之什以自見其志亦如示姪佐云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皆戲言也終慮癡人以夢爲實故示姪濟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正如淵明乞食篇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其卑污乃爾不肯爲五斗折腰殆無異矣

世俗夸太白賜牀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爲勇愚觀唐宗渠渠於白豈眞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豔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

生不忘納諫。况黃屋既爲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閹閹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之爲虺蜥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眞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眞忝竊也。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喜。近臣知虬須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贈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髣髴尙憶重瞳光。天容玉色誰能畫。老師古寺畫閒房。蓋遵此法。

許汜不爲陳元龍所禮。嘗與劉備稱之。備曰。君有國士名望。有揀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採。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然介甫屢用之。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遲。讀蜀志曰。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又有遊西霞菴云。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豈非力欲轉此一重案歟。

岑參送顏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羣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故參爲長篇述其事安祿山亂明皇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若此前日宴資眞文具爾

退之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可謂切中時病凡世之趨附權勢以圖身利者豈問其人賢否果能爲國爲民哉及其敗也相推入禍門而已輶俗無知諂祭非鬼無異也

杜集及馬與鷹甚多亦屢用屬對如老驥倦知道蒼鷹飢易馴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老馬倦知道蒼鷹飢著人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老驥倦驤首飢鷹愁易馴恩馬行云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又不比俗馬空多肉一洗萬古凡馬空楊監出畫鷹云干戈少暇日眞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見翻韝上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畫鷹云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餘尙多有之蓋其致遠壯心未甘伏櫪